

新式標點

楊志強

晏子春秋

丑夏大凡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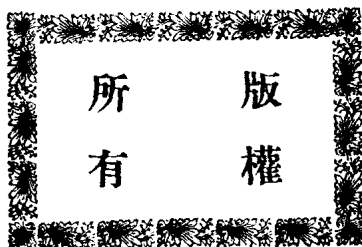
行發房山葉掃

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
民國十五年四月發行

新式標點

晏子春秋全一冊

△定價大洋七角▽



標點者 永昌陳益

出版者 掃葉山房

印刷者 掃葉山房

發行者 掃葉山房
上海棋盤街

代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

原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

七略，

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

玉海四作二疑誤

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

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箒

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

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所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

問管仲。問下柏常驚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

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朱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

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竇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竇重寒熱，入則

矯調奴利，一作出則竇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

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羆而再搏乳虎，後漢書註作持楮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情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疆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疆爲善。此語讀字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訓屆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慧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游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在魯昭之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

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貢累作僕，實非擢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所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卽墨子名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本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

刪去詆毀仲尼及問喪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章末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本，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桓晏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孫星衍書。

新序

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浣衣濯冠以朝，鷄豚不掩豆以祭，養身若斯之廉也；登廩粟以濟蒼生，施大德以惠羣黎，鰥寡孤獨，各得安居，愛民若斯之切也；三公固非賢君，而平仲相之，卒能改過遷善，致君若斯之忠也；自桓公薨後，五公子爭立，諸侯輕躋，迨至三公，賴平仲而恢復舊業，謀國若斯之力也；爲君而得此臣，爲民而得此相，國未有不治，俗未有不醇者也。亘古以來如平仲者，有幾人哉？史遷願爲之執鞭，信有徵矣。平仲之事，雖散見各帙，要莫詳於晏子春秋。而晏子春秋多載平仲諫君事，今爲民主國，固無需乎平仲諫君之遺教，而其立品廉正，文章雄偉，足爲圭臬，是書爲人所必需也明矣。茲爲潮流不合，特加新式標點以融洽之，則讀者庶乎如盲者得杖而遵坦途也。

新式標點說明表

一，表一頓，或一逗。

例如：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披狐白之裘，坐堂側陴。

一。表文句之結束。

例如：

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

一：表總冒下文。

例如：

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

異心，三患也；

一 ；表平列句。

例如：

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在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

一 ！表驚嘆，或命令。

例如：

（甲）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於子孫，豈不樂哉！

（乙）壽哉！子其祝我！

一 ？表疑問。

例如：

昔管仲之伯，何如？

一 二 表直接談話。

例如：

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

一 二 表間接談話。

例如：

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

一 一 表人名。

例如：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

一 表國名。

例如：

吳越受令，荆楚憎憂。

一 表地名。

例如：

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

一 表書名。

例如：

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

晏子春秋卷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誦。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誦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

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疆，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疆，替罪不避衆，勇力

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疾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兇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疆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疆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涵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

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並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王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妨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

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飢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弱民，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豎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喪，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途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

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趣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偕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糠，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徹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嫌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糠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慮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厲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